



紫金文库

他想用这个诚信共享教育，
替代现在的应试教育机制，
再去影响整个社会。

驼囊

肖元生 周 韞
——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肖元生 周
韞——著

驼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驼囊 / 肖元生, 周韞著. —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068-7076-4

I. ①驼… II. ①肖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9263 号

驼囊

肖元生 周 韞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李国永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40 千字

印 张 14.7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7076-4

定 价 45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停止思想	/ 001
第二章 切分音	/ 006
第三章 气象犬	/ 020
第四章 说是有个范儿	/ 030
第五章 蚊子血	/ 043
第六章 乌合之众	/ 056
第七章 马匹	/ 066
第八章 座位门	/ 085
第九章 空空道人	/ 101
第十章 志愿者	/ 115
第十一章 喜马拉雅	/ 124
第十二章 迷路	/ 138
第十三章 再抱高一点	/ 146
第十四章 牛蓝	/ 154

第十五章 噪音	/ 164
第十六章 轮回	/ 170
第十七章 看不下去的书	/ 177
第十八章 穿越	/ 181
第十九章 波罗的海	/ 183
第二十章 不想做美梦	/ 196
第二十一章 丑鬼	/ 200
第二十二章 停不下来	/ 203
附录一：长篇小说《驼囊》的评介	/ 209
附录二：《驼囊》“怨诽而不乱”	/ 213
附录三：现实和理想之间	/ 219
附录四：当思想者遭遇群氓	/ 225

第一章 停止思想

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，你会油然而生想起一篇课文，这篇课文是在你读高一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面。但后来的国家教委统编教材里，有没有把这篇抽去？不知。但你在你那个母校被任命了一个所谓的教科室主任，并且给你两个班，让你做“教改”的时候，这篇课文还在。这已经是十七年之后。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。只是顺便连一句唱词，并无其他意味。总而言之，停止思想，这是照耀了一个多世纪的名言。

你在宽敞明净的教室里，给孩子们诵读这篇课文。是给“小马哥”一个年轻教师代课。这是你自己要求的。为此你还备了课。

你没有胡子，这有点奇怪，或者说，你的胡须很不显眼。你还有一点怪的，那就是你的头发不多但乌黑，虽然你已经快六十了。在你退二线的时候，你悄悄离开了这个学校。你去你二弟那儿打工，他在给四面八方有求的人做农业区域规划。做这事情有钱，而

且可以天南海北到处走走。但你还是喜欢思想着。

思想之痒。既是痒，就得时不时地挠几下。早在官方说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，你说，怎么没有阶级？后来你说，现在不再需要暴力革命。我特讨厌你给学生讲，现在准备着，是为了将来的老板。我对你的原话记不清，可能有些强奸。好像我们的成长，就是给资本准备的。我对“老板”素无好感，它们是资本，每个毛孔都渗透血和肮脏。你却说得那么平静。你还是知青的时候，就读过《资本论》。

你住在你二弟给你联系的一个旧房小院里。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大政与金融，两个毛毛虫。说得顶多的是教育。我有我直奔的目的，那就是写一部教育小说。我平时倒是看看花边新闻，不晓得你看不看，但我们的谈话却搞得有点焦点访谈，正儿八经，有点像敬大妈。

这个消息不是谣传，是确实的，口接口，传得比风还快。

通灵县中的初中部，整个的就乱了营了。初中高中一直是在一起的，跟连体婴儿差不多，现在要把初中划出去，另外成立个初中校。这在教师中引起了大恐慌。有通到县委高层的人士透底，划出去之后人员性质暂时不动，稳定军心，但方向是彻底改民办。

教师们都有种被出卖的感觉，像大网起水时，鱼在网里乱挣乱跳，别以为是什么群鱼闹春。贴大字报的，集体上访的，几乎要暴动了。也有找关系说项，想留下来，从初中部调到高中部。这是逆流而上，得有大背景，方可刀下留人。

怎么不见老匹的？老匹正忙活着呢，这儿透，那儿钻，想找个网眼秘密钻出去。老匹是通灵县中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，组长管高

中数学，副组长分管初中数学。数学是中考当中拿分的一门，一道数学题少则十几分，多的二十分，够其他学科那些小分题填空题，凑上好几条才能扯平。所以数学在中考当中举足轻重，分管初中数学的教研组副组长老匹在家长们的心中也就举足轻重了。

老匹是初中数学的第一块牌子，也就特别的惹眼。权贵一族自然也就瞄上他了。别的教师瞧见眼热，但也没有办法。现在就是个追捧品牌的社会呀。品牌与非品牌大不一样，所以老匹才想在锋利的刀口下滑过去。老匹这几天除了有课，就不见他的人影儿了。去哪儿了？去找那些欠他情的什么长。这种事局长都不灵，得找县长。有信息传出来：老匹活动了五六个副县长到校长那儿说情。我的乖乖，五六个副县长，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能开县政府常务会了。炸点就是校长，对校长轮番轰炸，狂轰滥炸呀。

校长被炸倒了吗？没有。校长出示了“激光反导”，这“激光反导”是县委一把手计书记给的。是计书记在一张纸上写的几句话：“不要为难姜校长，初中迁出另建是我的主意，有什么屁要放，请直接找我。”计书记有先见之明，一道激光，把县长们都吓趴下了。

有人问老匹，是不是真的五六个县长出来说情，老匹笑道，五六个是瞎说，是编排我的，你信？只有两个副县长去说了一下，说不通也就拉倒，根本没有计书记手令这回事。

你说你不缺钱，挣的钱够用。真的就够用了？我说我是穷人，虽然我比你多套房。那房不是理财房，是备用房，是备着爬不动六楼之需的电梯房。你也是六楼，你说你将来爬不动，就住地下室。能说的不缺钱吗？

但按照世行的标准，我们都被中等收入了。

白酒价钱上去了，而且在不断地上。

你说，酒的生产工艺能有那么复杂吗？

高粱酒也不错，你推荐。

那就喝高粱酒吧，这么低值的酒，应当不会有人造假。

也不一定。你说。

羊二的小店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，小店很不起眼，以至于几个遛鸟的老爷子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刷了几遍才找到他。老爷们说，这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是什么？狗窝！

说是个店，其实是个窝棚，顶是海绵瓦搁着，门是几扇白铁皮蒙起来以增其坚固的，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朽板。营业项目有茶水炉，大半人高，搁右边。茶水炉上方的钩子，挂了几只旧水铤，表示有水铤换底的服务。左边则有几个养着芙蓉鸟的鸟笼。白铁皮的门上，贴着一张纸，上面有出售蝈蝈、金铃子的几行电脑字。进了小店，还有个幽暗的里间，就是羊二吃饭和睡觉的地方，很狭很乱，碗筷直接地就放在电视机上，狗窝主要的指这里。

梆梆梆梆，羊二一面用木榔头敲着换了底之后的水铤那条接缝，一面睨着街上走过的人。

刚才歇晌的时候，他在躺椅上做了个梦，梦见带小雪去海边玩。县城离海不远，一百多华里。并不算远，他自己也没去过。小雪刚刚考上了通灵县中的初中，这是件大喜事，有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，羊二答应了去的。你想想，一个通灵县，百万人口的大县，有多少所小学，县中的初一只收六个班，有多少应届生被刷掉，家长在家里骂孩子，孩子哭，哭是怕家长打，用胳膊护住头，

弄得家里鸡飞狗跳。

羊二一想到这个，就有幸福感。狗窝算什么呢，狗窝里飞出了金凤凰，狗窝也就亮堂堂。并且，小雪不是结结巴巴考进去的，比分数线高上十来分，更牛气的是，羊二从来不请家教，全是羊二自己鼓捣，他自己只是个初一的底子，初一还没上完，就停课闹革命了。

所做的梦，与小雪要去海边有关。父女在滩涂上走，忽然海上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不少山。山尖上有个庙，山坳里有些稀稀落落明明暗暗房子。最先他还没有想到海市蜃楼。

看到小日本了？海对面就是日本。那景更透亮了，细瞧，那房子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，像在哪儿见过的，中间有幢中不中西不西民国风味的楼，活像通灵县中的主楼？这一惊，醒了。醒了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有个来打开水的人说，通中要把初中部划出去了，说的人说不细，因为他自己的小孩是在通中上高中，是听班主任说的。话传来传去，就容易走样。

他现在最需要的是，一个能确证这个消息真假的人。这个人就是老匹。

老匹是通中初中的数学老师，水铍一漏水就来换底，羊二忙活，老匹背着手，或逗逗芙蓉鸟。

他每天都要从这儿经过几次。

但今天老匹偏偏没有从门前过。

第二章 切分音

我的书橱顶上，放着一个琴盒，里面搁着一把京胡，一把京二胡。琴盒是木器厂的厂长，那时还不兴称老板，免费替我做的。厂长跟我初中同学三年，给我做个琴盒算是个纪念。那时我们互相起外号，我叫他象牙，他叫我二驴子，象牙给我编了个小段子，两根扁担长又长，一头通门户，一头通马房。那琴我是几十年不摸了。琴弦已断休提它，这是红楼梦里紫鹃对宝二爷的一句怨语。那弦不但断了，恐怕都锈得不成样子。

我晓得，在我楼上的杂物间，某一个黑暗处，还有两本乐谱，一本是杜鹃山，一本是红灯记。它们的命运是仍在，但任其蒙尘，受潮气浸渍。它们也会想起自己年轻光鲜的岁月，主人天天不离手。我也就是那几年跟S热乎起来的。S的乐理太牛了，看着那么复杂啰唆的样板戏曲谱，他哼上几遍，直接能唱起来。而且还识五线谱，那些在栅栏线上冒上冒下的豆芽。他说他在学校文工团领唱

过，我没有印象，但我信。我甚至认为，恢复高考的时候，他应当去试一试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。

可能是这类专业录的人少，S可能不想冒这个险，就选了师范院校的数学。户口上来那刻儿是当务之急。后来他就在我们老家那所县中教数学。

我们老家那所县中也出了些人才，尤其是军界的，出了一个陆军上将，一个海军中将，但没有出过什么多少上一点档次的数学家、化学家之类的。S是这所中学初中部的数学组组长，跟原先的当家花旦，一个很要强的女教师，有得一拼。这已经完全跟音乐不靠边。后来京胡竟然玩不过我了，我练他不练呗。

嗯，说到哪儿去了。我不是要说“切分音”的吗？切分音，那是有点儿特别的，就像一个人走路，好好的这么走着走着，突然地一咯噔。维吾尔族的歌，或者是仿维吾尔的歌里，这样的咯噔特别的多。喀喇昆仑冰雪封，哨卡设在云雾中，这里面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咯噔。后来，听俄罗斯的歌，也喜欢咯噔，效果挺好。比方说，某部很走红的电视剧，片尾曲就是一首老苏联曲子的改造版。那里面就用了切分音，并且加重了顿和挫，有军旅之风。

我们家的倍儿，一个四足岁的狗熊型女孩，就很喜欢听，并且跟在后面哼，一顿一挫：在黑夜里梦想着光，心中覆盖悲伤。那么多的片尾视频，她就喜欢点那个姚晨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娃娃在山顶寂寥望的那个。那个娃像她的“小时候”。

倍儿也很喜欢洗衣歌，当然是因为我喜欢听她也跟着喜欢。

温暖的太阳翻过雪山，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。

幸福的日子最难忘，解放军来到咱家乡。

嘎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，
亲人解放军来到咱家乡，来到咱家乡。

那里面好像没有切分音，很流畅，就像尼洋河一直奔腾向前的波浪，只把该强调的音强调，该渲染处渲染，音乐的节奏没有变化。“切分”是在舞蹈的情节上。

现代版的洗衣歌把老班长置换成了一个帅小伙，我挺喜欢，干吗还要弄一个系围裙的胡子拉碴的老班长。少男少女更加洋溢充盈着青春的气息。小班长去扶小卓嘎的那个动作有点眼熟，像天鹅湖的王子把手臂伸向奥杰塔。我看着那一系列头戴花环露出很秀气脚踝的高挑挺拔美少女，想到我们的倍儿将来也会出落成一个这样的，不过倍妈一口否定了我的“将来……”，舞蹈是吃青春饭的，不牢靠。

老匹滞涩的目光，穿过岁月，落在那个操场，那个场子都没有用水泥去平整好，一下雨，就汪着很大的一摊子水，学生没法子活动开。他们迁到那儿去的时候，原有的待撤并的一个初中还有两个班撂在那儿，跟他们做邻居。这个新址在荒郊野外，路都没有一条好好的路，白天手扶拖拉机突突，晚上一抹黑，连一盏照明的路灯都没有。老匹整个的感觉像是被发配。

这一角是城南，老匹住在城北的教师新村，每天要骑自行车过来，很远，有七八华里。老匹能吃苦的，当过八年知青，没少驮粮挑河。在这边的新校区，他是当家的，宣了个副校长以副代正，主持工作。还有些教师在上访，不肯过来，他已经先过来了，开学在即。他心里有个日期，这就是发出去的三百六十份录取通知的新生

报到。他数着日子，也不断有家长来问。在他心里，很多人的脚步声，呼吸，人语越来越近。

通灵县中的初中部被剥离出来，像弃婴一样被丢到这个荒郊野外，只要是指望子女在学习上有出息的，没有人不诅咒这个姓计的书记缺德。尤其是那些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家长，十二万分的欢喜，像一下子踩到了冰窟窿。也有人到新校址转了转，这还像个学校吗？校舍灰不溜秋，墙上掉石灰，还有山羊从围墙的缺口大大咧咧地踱进来，啃操场边上的锯齿苋和狗尾巴草。

到了报到的那一天，一下子集聚的人多了，学校牌子也已经挂起来了，通灵县实验初中校。谁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家长们只在学校门外嘟哝，却没有人进来，一道来的孩子们捺不住好奇心，倒是想进来瞧瞧，但被大人喝住，其实家长们大可放心，录取通知书捏在他们手上。

既然是来报名的，为什么不进来？老匹揣度他们的心思，是怕上当受骗，你一旦报了名，就跟投了胎一样，就不可更改了，如果莽莽撞撞投了个猪羊胎呢，那岂不是害了孩子，这么大的孩子是全凭大人做主的。一步走错，会影响孩子一世。这也就是这么一大拨子人在校门外徘徊犹豫的原因。老匹脑子一转，想了个法子，说：

“快找一张大的白纸来，不，要红纸。”

老匹把略有点皱的红纸在乒乓球桌上抹平，蘸饱了墨，挥毫写道，奉上级通知精神，本校于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报名，九月一日开学。初一年级新生须按要求持相关手续，前来报到。现将初一年级各班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名单公示如下，云云。老匹写好了之后，就拿出去贴。人群中，不少人认识他的，打招呼，其中就有羊二。羊二在他往墙上贴公告的时候，在他肩上一拍，大大咧咧问：

“喂，匹老师，我们收到的是通中的通知，现在这个实验校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匹回过头来，见其他的家长也在支楞耳朵听，就尽量地提高声音：

“这个实验校，就是原来的通中初中部！单独建校，原班人马一个不落，都过来了。凡收到通中初中部录取通知的，都在这儿报名。再说一遍，通中那边只有高中部，不设初中了。报名就在这儿报，各位家长放一百个心，不会欺骗你们的！”

张贴出来的名单，家长们一看，就知道了，还是通灵县中初中部的原班人马，心思就放下了一半。

师资顶重要呀，房子破可以整一整，实验仪器相信也会哐哐当当地搬过来，不可能撂在那儿，撂在那边干啥。这些不成问题的，最重要的还是数语外的几块牌子都过来了，这个破地方就大放光彩了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嘛。名师就是点石成金的仙，就是驮娃娃们上天的龙。所以家长们一喜，将就一点，大多数也就进来报了名。也有终究不肯报名的，看着校址实在是太破，又有些荒凉，这么远，自己的孩子又小，有的还是女孩，实在是放心不下，只好忍痛放弃，选择城区当中差一点的初中校去了。

光阴贼得很，怎么的就秋去冬来。跟着寒流也就来光临了。老匹每天都起得很早，一起来就觉得冷气有些割脸。这是第一个寒潮。老匹的鼻子有些尖，到了冬天冻得像红辣椒，有个小女生给她起了个外号匹诺曹，这个名字就悄悄传开了。当然，没有学生敢当面这么叫，但老师们敢叫，改了个版本，叫老匹。连校长都不在意，也这么老匹老匹叫起来了。老匹也不在意，于是约定俗成。现在只有孩子当面还不敢这么叫。但有时也说漏了嘴。

老匹把长长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几道，蹬上他的加重凤凰，后座能吃重，这车是他当知青的时候方便驮粮买的。他现在是当家的，得早一点到校。城区到城郊之间有条大河，河上有座很陡的大桥。老匹有一点吃劲，就从车上下来，推车上桥。

夜里下了小雨，桥上结结实实冻了些冰。他看到有个孩子在蹬着车，飞飞快，越过桥的穹顶，他感觉到有什么担心在放大，那孩子就在下桥的时候，在冰上一滑溜，重重地摔下来了，冰渣子飞溅。老匹赶紧去拽人，亏得冬天衣裳厚，屁股墩子着地，没有受伤，只是车子摔得老远。

老匹一问，就是他们学校的。老匹也不走了，就在桥上守卫，那鼻子在北风里冻得更红，像一面旗帜。有孩子过来，他就叫他们从车上下来，推车子过桥。后来也有教师过来了，也陪着老匹在这儿守候。也有不少家长送孩子的，看到匹校长这么细心，感动得不得了。

老匹这么一次总的检阅下来，初一的新生，家长送的几乎百分之百，不送的是个零头儿。这零头儿里面，就有羊二。羊二养女，当小子养，所以小雪自小就有股野性儿，骑自行车双手脱把，牛轱。还有一个瘪蛋，也是不送的。瘪蛋的种是个小子，叫鹌鹑蛋。个头小呀，一点点，而且深度近视。这样的孩子，你不是要多一份照看吗？瘪蛋不然。鹌鹑蛋才四岁，他就把他带到家门口的一条大河里去扑腾。老匹想，犯什么神经，过去毛主席游了几次长江，大风大浪也不可怕。

瘪蛋有没有这个想法？他没有直面地去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绕开去，说到一个细节，有一次他抱鹌鹑蛋上街，鹌鹑蛋的手臂怎么突然地流出一股血道来，原来被一个农民的竹篮给刮破皮肉了，他

想，这世间不可控不可知，突如其来的伤害太多了，父母也无法关顾，无法护佑。孩子自小就要有自立意识。你看高原雪野的藏羚羊，从妈妈子宫里出来，一落地，那几条细腿就努力地支撑起身体，然后歪歪扭扭学着行走。老匹说，藏羚羊是藏羚羊，人类做不到，那些有万夫不当之勇的，关羽、张飞，常山赵子龙，也没有听说过谁从娘胎里一出来就会走路。又聊到狐狸的故事，那是一部日本的动画片，风行了一阵子，女孩男孩走路的时候都哼哼，大地早上好，大地早上好，金色阳光多美妙！这部动画片，瘪蛋看到了什么呢，他看到小狐狸一旦长大了，老狐狸就把它撵出去，那么猛烈的暴风雪，也不让瞎眼的小狐狸回窝。老匹说，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，如果这样做，就不是人。

瘪蛋跟老匹沾点亲，这点亲通灵县里的人们叫作“本家”，也就是说，瘪蛋的老婆善子跟老匹的老婆桦子同姓，并且有一点弯弯曲绕不知从哪儿流过来的血缘。如果有族谱的话，就可以查得到。看来这一支上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比如说孔圣人、汉高祖刘邦，还有一个织席贩履之徒刘玄德就是因为查谱查出个皇叔，献帝一认，满朝文武天下黎民百姓也就承认了。一代贤相诸葛孔明也是有族谱的。这是往大处说，小处说就像民间豪杰，景阳冈打虎的武松，能让后世子孙脸上有光的，都有族谱传下来。没有族谱的，就是习见的芸芸众生。这样，有一个词应运而生，那就是“本家”。善子和桦子究竟是什么亲，也就弄不清，搅在这个“本家”里面一勺烩。

善子和桦子都下放过，回城之后桦子安排到一个小学当教师，善子在一个国营染织厂当工人，在织布车间。几百台织机，这是